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三十一卷 客館中不堪回首 舞台上引動春魂

話說鳳奴小姐道：「這說書的一道，我們這裡是沒有的，只有上海最興。所以你不知道的了。至於怎樣叫大書哩，小書哩？大書就是開講《三國志》、《水滸傳》之類。小書卻是用三弦子，彈著唱著，按著腔調，唱七言詞片，唱的都是淫書。猶之『南樓傳』、『玉蜻蜓』、『雙珠鳳』、『描金鳳』之類。倘是濃廉芳唱『南樓傳』；朱耀笙、朱耀庭哥兒兩個唱『雙珠鳳』；錢幼卿唱『笑中緣』，這麼著的淫穢盲詞，那一般要想拿姘頭的濫污女人，一窩蜂都到了，於是一般下流男子彷彿蒼蠅趕著狗矢似的，累他們忙心的要不得哩。這個去處雖說是次一等聚處，然而上等的也作興有的，並不是沒有，這就是『拿』字的大概情形。還有叫做打、撩、跳、跌。怎樣叫做『打』呢？就是打野雞。」仙姐兒道：「野雞嗎？可是羽族中味兒最嫩最鮮的雉兒嗎？」鳳奴小姐笑道：「差遠了，野雞者乃流妓之別名也。妓界中在長三書寓之下，花煙妓女之上。若說這個『跳』字，叫做『跳老蟲』，就是花煙妓女那裡去，使二百文錢，快樂片刻兒。他們上海人就叫甚『跳老蟲』，這『跳老蟲』的一件事體，卻是最失體面的。稍微齊整點的男子，斷斷不肯去跳一跳老蟲。即使實在耐不得，身上又沒有一個銀元，夠不上打野雞資本，那末不得已而去跳他一跳，但是跳了一回來，又斷斷不肯對別人說。那些拉東洋車的，碼頭上挑槓子的，黃浦裡搖划子的，這麼樣的一流人，那是跳老蟲算極體面、最榮耀、很風流的事，須要驕其同類了。說不吹牛皮，昨兒晚上喝了幾杯酒，恰好走過一洞去，跳了一隻大老蟲，的確是揚州人。吃我一擗，直擗了十分鐘，花了二百文，端的便宜，那一般同類就的企慕得要不得哩。」

仙姐兒笑道：「可不奇嗎？這麼著的醜事，你怎地知道呢？就是到上海去玩了一回，也不至於知細到這種地位呀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大凡事體，只消留心瞧著、聽著，哪一門子的把戲，不可以體察出來哩？至於說到這個『撩』字，那是最壞風氣的事。按理，官場中可以禁得的，有種客棧，專做這勾當的。怎樣叫做『撩』呢？撩些什麼來哇？叫什麼『撩躺白』。」仙姐兒聽到『撩躺白』三字，益發的詫異起來道：「真是愈奇了，這是『撩躺白』的名詞，奇的很哩。又不知作何解說呢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頭裡我只聽他們上海人說『撩躺白、撩躺白』，不知怎樣叫做『撩躺白』，端的研究不出一個道理來。只得去請教那些老上海。其實作怪，我頭裡自然就問我的那一個。」仙姐道：「那一個是誰呀？」鳳奴小姐瞅了仙姐兒一眼道：「虧你問得出來，那一個就是那一個了，難道還有別個嗎？」仙姐兒道：「咦，奇了，你的那一個，我又不知道，就是你到上海去，交接些什麼人，你到底不肯同我說，這會子倒似乎說我問得不該了。」鳳奴小姐笑道：「我昏了，前兒你我雖則要好，卻沒有這時節的密切。這個人，沒曾同你說來。」說著附著仙姐兒的耳說了一句。仙姐兒含著笑點了點頭，伸著三個指道：「就是此公了，所以方才你說，料定有人拿你我的歷史編做小說哩。但是誰同你介紹的呢？」說著又轉口道：「我也昏了，自然是我們一路上的那個了。這麼說著我假如上海去，現放著東道主人哩，聽說如今頭髮也留起來了，不知真有這事嗎？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大家都這麼說，想是不虛呢。當初我到上海的時節，他還光著頭哩。且說這『撩躺白』的一節，上海社會倒說不懂的。你道詫異也不詫異。那懂得的又說不出其中的原委，自然也寫不出這三個字來。後來我細細研究，從事實上才定出這個名詞來，你道怎樣叫做『撩躺白』呢？這卻並不是這勾當過日子的。很有好人家的婦女，偷背著公姑丈夫，叔伯爺娘，乾這傷風敗俗的事。」說到這裡，頓了頓口道：「不說也罷。」仙姐兒慌道：「這麼有味兒的事，你偏偏不肯說了，方才說了兩車子的話，卻是差不多我也明白的事兒，有甚好聽，不過你品評得新奇些。老蟲叫做『跳』，相好叫做『落』，野雞叫做『打』，姘頭叫做『拿』，蚌珠叫做『釣』，漢子叫做『偷』，一樣的乾不正經的事。長三上叫做『偷局』；么二上叫做『上局』；野雞窩裡叫做『做局』，綜而言之叫做『夜鑲』，不知道鑲什麼隼兒哩。」

鳳奴小姐笑道：「你倒也是個名家，上海還沒曾去，已經一古腦兒通統知道了。老實說，花樣多得很哩，可知道還有關房門、撤煙盤、移枕頭、放簾子、卸頭面，半開銷，這都是長三書寓裡的把戲。么二里頭，還有一個六跌倒的名目哩，然而六跌倒，卻算很體面的事。長三書寓裡面，要算撤煙盤最下流，假如吃人知道了，死過祖宗三代，直要罵得活轉來呢。」仙姐兒直聽得忘形了。鳳奴小姐還要接二連三的說過去，可恨那不知趣的茶房，端了一盤夜飯進來。鳳奴小姐、仙姐兒只得收拾起談興。吃了夜飯，沒個消息。仙姐兒道：「我們聽戲去，好嗎？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一塊兒來到歌舞場，買了二張頭等票。恰巧是玉蝴蝶唱的「桂娟送燈」這一出混帳不堪的戲。而且這玉蝴蝶又是最下流的花旦，彷彿郭蝴蝶差不多兒。這「桂娟送燈」唱罷之後，又有點戲的，點了玉蝴蝶的「來富唱山歌」，益發的混帳了。仙姐兒只是心頭「突、突」的亂跳。鳳奴小姐雖然老到的很，然而也有點自己做主不來。只低了頭，沒意思抬起頭來。及至戲畢散場，鳳奴小姐、仙姐兒回到鳳仙旅館，唱了一杯涼茶，便摟抱著睡了。被窩裡還吱吱啞啞說個不停。直到天明，卻沒睡熟。須臾只聽得一般旅行的鬧將起來。仙姐兒卻嚇了一跳，莫不是走了水嗎？仔細聽了，卻是下游的輪船到得過早，所以下游去的旅客一個個手忙腳亂收拾行裝去搭船呢。仙姐兒聽的明白，直豎起來道：「快點兒呢，我們卻錯不得，扣著日子幹事的。」

鳳奴小姐急道：「鬧死人了，慢一點兒呢，你竟不顧人的死活。」仙姐兒舌頭一伸，連忙縮進了被窩，一絲兒紋風不動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還怕識得我的身子嗎？瞧去還算不弱，然而虛的很，不似你的一豎就豎起來了，我卻不興，須得慢慢兒的，不然就得了頭眩眼花，很不爽快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我也覺得了，何苦來哄小孩子似的哇。」過了三分鐘才得忙著收拾起身。做書的做了這一篇滿足文字，卻很爽快，就是看書的，也萬不料續《官場現形記》中，有這一段旖旎風流的文字。猶之讀《水滸傳》終，只道搖撼泰岱的氣象，那知道潘金蓮之後，還有潘巧雲哩。不但這兩段浪蕩風情，而且閻婆惜一篇，益發的惹人高興哩。不過吾書中，只有這仙姐兒和鳳奴小姐的這麼一段，若要找第二段是沒有哩。既已讀了有味的文字，也該讓做書的歌一回再寫。